

南懷瑾文化

# 我的故事 我的詩

南懷瑾  
◎ 講述



## 六歲到十一歲的我

我是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年）生的，但身分證上同護照上都有錯誤，台灣當時登記戶口都是亂的。你們不曉得，台灣當時有許多人一個字都不認識，戶口卻是德國興登堡大學畢業，東京帝大畢業，我那樣的同鄉很多，實際上他一個字都不認識，是個挑煤炭的。因為三十八年才開始撤退，到了台灣以後五月才辦戶口。這些從大陸來的，我這些挑煤炭的老鄉，不但一個大字不認識，國語都不會講的，他們講溫州土話。辦戶口的那些本省區公所的服務員，也不會講國語，程度也不高。然後登記，用台灣話問他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，你哪裡讀書，哪裡畢業啊，他也聽不懂，嗯，啊，哦，德國興登堡大學畢業（溫州土話的音調），就寫下來了。有些到現在戶口未改，還是如此，那些戶口後來也改不了

啦，所以有很多笑話。這都是在台灣的歷史故事，你們都不知道的。

實際上我出生那一年，就是五四運動前一年，我十二歲的時候，那年在本地（樂清）的高等小學畢業，這一年是我的大轉變時期。那個時候的學校是推翻滿清後改的學制，我原是讀私塾出身的，在家裡讀，所以有中國文化的底子。我常常笑，我這個文化底子，是六歲到十一歲學的，用到現在。我後來上過洋學堂，就是改制以後的學校啦，吸收西方文化來的。我也受過軍事學校教育，也教過軍事學校，各種教育自己都受過，都教過，但我認為都是浪費，一直到現在教育都是一樣。現在中國文化教育制度，是推翻滿清時候的制度，採用西方文化來的教育方法，浪費人的生命精神，現在我們自己也改不了。

像我個人的經驗，也包括老前輩的經驗，由六歲起到十一歲打下來的底子，雖然只讀中文，只讀古書，包括了歷史、地理各種各樣，但在後來幾十年的應用就是這些。所以後來在大學上課我不帶書本，只要

帶一支粉筆就夠了，想到什麼，講到什麼，都寫得出來，用不著把自己  
的臭著作挾在手上，叫學生看哪一段，然後教了幾十年還是那一本爛著  
作，這個是我最反對的。

後來我十一歲進高等小學，那個時候的高等小學，如果拿現在學  
制來講，等於現在台灣大陸的小學六年級吧！那時我是插班進去的，當  
時高等小學年紀大的學生有二十幾歲的，有些學問都很好，我是最小一  
個，考試是進不去的，因為還有英文啊，數學啊。我怎麼進去的呢？因  
為我父親說這個時代不對了，要去讀洋學堂，就找一個很有聲望的老前  
輩，去找那個高等小學的校長，校長是他的學生。說某人的少爺要進  
來，要免掉考試，就給他插班，所以我高等小學只讀了一年。一進去什  
麼英文啊，什麼數學啊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拚命跟，跟得昏頭昏腦，尤  
其我不喜歡讀外文，什麼A B C D，我說中國人為什麼要學那個東西，可  
是還是要認啊，要念啊。

## 井虹寺和玉溪書院

所以我高等小學十二歲畢業，倒數第一名，因為洋科目，都是拚命趕，勉強勉強趕到了，所以是倒數第一名。不過還有幾個小學的老同學，他們後來學問都很好，作到教授的都有。講起我當年，當時他們就是有點顧忌我，這個小兄弟不得了啊。

畢業以後，父親告訴我不要讀書了，高等小學畢業就好，讀書的目的是認字，會寫信就可以了，你不要出門，不要讀書，家裡飯也可以吃得。可是我十二歲時家中已經很糟糕了，家道中落，為什麼中落？這個裡頭有大事，時代有變動，就不講它了。父親希望我一輩子作一個隱士，歸隱在家鄉，山上有田，一輩子不要出名。我父親很欣賞隱士，中國文化裡頭有個隱士，後來寫《高士傳》那一種的。但是呢，我非要

出來讀書不可，父親雖然很嚴厲，也只能隨便我了。我說你不讓我出來讀書，我自己讀，父親就說：「好吧！那你到我們家廟上讀。」

我們南家祖宗在山上修一個廟（井虹寺），我的詩集中第一首，井虹寺這首詩，是我跟父親賭氣，收拾行李揹著書就跑到廟子。這個廟是個古老的廟，是我們南家家廟，只有一兩個和尚。這個廟子好像是宋代開始，據說出過兩代高僧，是得了道的聖僧。我父親還告訴我，有一代的聖僧作一副對子在這個廟子，非常好，我現在常常拿來用，如下：

得一日齋糧且過一日

有幾天緣分便住幾天

所以這一副對子也可以說影響了我一輩子，我現在跟你們大家相處，中國台灣香港到處跑，我差不多都是這個心情，「得一日齋糧且過

一日，有幾天緣分便住幾天」，可以說我一輩子走的路線，是苦行僧的生活。

當時我住在廟子上，我們家族中大概每代都有一個人出家，當時這個出家的老和尚我叫他公公，因為他俗家姓南，沒有文化程度，還有一隻眼睛有毛病，爛的，一隻腳是跛的，很可憐的一個人。廟子上放有很多空棺材，小的時候看到嚇死了，我們那個地方人啊，有些年紀大的，把自己的棺材先做好，怕死了後代沒有錢給他辦後事。那空棺材堆在廟子後面，堆得很高啊，那個時候又沒有電燈，青油燈一盞，到了晚上冷廟孤僧，就這麼一兩個老和尚。

我是一個小孩，才十二歲啊，在這個山上自己讀書，到了晚上很可憐，棺材又多，我又怕鬼，怕得不得了。我這個公公和尚啊，天黑做晚課，敲個木魚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這樣敲，我怕鬼就拉著他的和尚衣服，我說公公啊，快點，快點念完進去睡覺，我一個人不敢啊。當時是

在這樣一個環境中。

我從家裡拿來的菜是葷的，另外有一個和尚也吃葷的，他的葷菜放在抽屜裡頭，桌子上擺的是素菜。那是一個很有名的和尚啦，專門出去放磬口，念經的。當家的和尚就是我這個公公，他是吃素。我的菜拿來吃幾天，回家只去拿菜，過年父親都沒有准許我回家，雖然我是獨子。

所以我在山上讀書，在那一年多當中，把一部吳乘權的《綱鑑易知錄》，反覆的讀了三次，所以對歷史的事情比較熟，也是在那個時候打的基礎。那個時候我家裡一部歷史書，全套帶來了，古文都是沒有圈點的哦，我圈點三道，先用白筆圈點，然後拿去給父親看，給老師看，沒有圈錯，第二道才用黃色，有時候也會圈錯，上下句子圈錯了觀念就不同。最後才是用紅筆圈，所以自己對自己下過嚴格訓練的功夫。

那時候我讀書，程度是自修出來的啊。那個廟子旁邊一條溪叫玉溪，我掛了個招牌，自己寫了四個大字，「玉溪書院」，聽說他們現在

還幫我保留在那裡。小時候愛寫字，所以後來我到外面，對於這一段生活讀書的經歷，我很光榮。至於我哪裡出身，就是玉溪書院，任何洋學校學歷我都不登記。玉溪書院在哪裡？我自己辦的，我就是校長，我的出身，一輩子那麼狂妄，玉溪書院四個大字，是我自己寫的，寫得很大貼在那裡。

我為什麼講這一段故事？這個時候就是所謂五四運動時代，在變化，開始北伐沒有，我想想看。

李淑君：民國十七年老師十歲的時候北伐。

北伐的時候，講到這裡有一個故事，國共兩黨合作，打倒土豪劣紳，破除迷信，每個廟子的菩薩都拉出來丟在茅坑裡，到處打。各地的農會也成立了，地方實行自治，鄉鎮長啊，地方管理，民選，親眼看到，這個是十歲以前啦。

看到那個變亂，為了選舉鄉鎮長，像台灣一樣，打架，拿刀，所以

後來認為，孫中山先生實行民權這個選舉，有了問題，孫中山先生也觀察到了，因此重新訂了政策，要實行三民主義，要這個國家好，必須走三個階段，第一個是「軍政時期」，要軍事統一中國，所以創辦黃埔等等。第二是要經過「訓政時期」，中國老百姓不懂民主選舉，要經過教育訓練，所以叫訓政。第三個才是「憲政時期」。所以當時國共兩黨合作，後來共產黨毛澤東所領導的文化大革命，不過是那個時候的擴大，如果北伐這一階段，蔣老頭子眼光遠大一點，國共兩黨不分家，能合作，後來共產黨的這些三反五反，文化大革命的禍根大概不會有了。所以我常常給台灣來的人講，包括你們大陸的青年，你們不懂共產黨，你們也不懂中國，我們是從小親眼看到的一切。

## 練武功

然後，我在山上一面讀書，一方面自己練習武功，這個時候是十二歲，開始練武功。

我的身體很弱，那個時候啊，背也彎起來了，眼睛都有一點近視，我現在眼睛比那個時候還好多了。

那時候一方面不老實，不規矩，這個裡頭將來再說，都是同學教壞的。我那個時候有一個想法，要作中國第一人，絕不作第二人，有一個狂妄的話，頭頂上不准人家走路的（師笑），你看多傲慢，反正是這麼一個思想，而且要想作第一人，文事（文學）跟武功兩樣一定要俱備。

那個時候的武功嘛，先要練拳，我在家裡讀書的時候曾練過拳，當時在一個小閣樓上，我一個人讀書，我父親有時候晚上坐在後面的一個

搖椅，也讀書。實際上我在前面讀書，抽屜裡還有黃色的小說，有時候拉開抽屜看一看，其實我父親都知道（師笑），不過他沒有講，我從小就愛看小說，看的多了。

為了練身體，從小練哦，我們是小資產階級，在自家樓上練，這個樓是古代建築，有樑的。我想練到飛簷走壁，一跳兩手掛到樑上，看那些武俠圖畫看多了，兩個腿倒鈎過來，掛在上面。開始掛不上，後來掛上了。

有一次一掛，溜掉了，掉下來，樓板碰的一聲，跌得很痛。我父親就上來看我幹什麼。一看我跌在地上，「哦，你在練武啊？」

我也不敢答話。他說：「要練武我給你找個師父來。」

我是照書本上練的，買了很多武術的書，有些武俠小說有圖。

我父親一邊講話，把長袍子解開，自己下來打一套拳給我看，哎呀！我的爸爸原來武功很高！可是他不能教我，所以中國文化，古人易子

而教，自己兒子不親自教，他就幫我找地方上一位老先生，他的好朋友，很有名的中醫，這個人是一個書生，我現在穿的衣服還是他的老觀念，夏天永遠穿最名貴的這種細棉紗的，比絲還好的汗衫，他的醫術也很高明。

父親說：「我找林伯伯來教你。」

這個時候啊，大概對這些武俠小說有興趣，所以我常講，《三國演義》這類書看多了，自己心想一定要出來作第一人，就是《三國演義》說的那兩句話，縱橫天下，割據城池，我自稱北漢王，好像看了《三國演義》都把自己當劉備，至少當個諸葛亮啊，或者趙子龍啊，關公還不大佩服，佩服趙雲。所以這個時候有很多感想。

## 學詩開始

剛才講到過幾天回家拿一次菜，（暑期自修於井虹寺（政洪寺）玉溪書院早歸）是第一首詩，以前的詩都丟掉了，這首詩我幾十年後已忘了，等到我到美國，李淑君整理那些詩，後來把它編攏來的時候，我已經跟大陸通信了，老同學告訴我才想起這件事，我看了也覺得很有趣。

西風黃葉萬山秋 四顧蒼茫天地悠

獅子嶺頭迎曉日 彩雲飛過海東頭

有一點你可以了解，我一輩子對於人生是悲觀的。同時我也發現，世界上的英雄人物，他的心理都是悲觀的，這有點太吹牛了。譬如講歷

史，曹操、唐太宗等等，都是悲觀的，包括西方的英雄。為什麼人會悲觀呢？因為有點神經質的人，要嘛很狂的，你再仔細檢查一下毛澤東許多作品裡，都是悲觀的。曹操也很悲觀的，舉個例子，你們都曉得曹操很多名詩，名句，「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繞樹三匝，無枝可依」，處處是悲觀的，想作了不起的英雄，心裡都有一種宗教性的悲觀，我一輩子也是悲觀的。不過這個時候是兒童時代，不大成熟。

最要緊的，我雖然在山上自修，讀古書，我還會花錢到上海訂《申報》，要了解時事。可是呢，上海的《申報》到了我們鄉下，到了山上啊，已經一個月以後了。可是我還是要看報，看得不大懂，但是我看報的習慣連廣告我都看，這是一個要點，所以慢慢對外界的情勢，似懂非懂，覺得很不對的樣子，因此才有這一首詩。

這首詩是寫景的，也是實在的，我常常回家去拿菜，很早就下山了，拿菜回來，碰到太陽剛剛出來，山上廟子到我家之間有個山坡，

叫獅子山，所以說「獅子嶺頭迎曉日」，天剛亮，「彩雲飛過海東頭」，這是十五歲所作的那首詩，所以我們家鄉有些同學都記得。

在這裡你看出什麼沒有？重點告訴你，詩詞文章有一個東西很重要，都有「識語」，就是會有預言的作用。很多人的詩裡頭都會有這個東西，這就是識語。在這裡，我幾十年後，三十幾年在台灣，才印這本詩集，「彩雲飛過海東頭」，這個是第一首。

第二首〈簡朱筱戡兄於南京〉，這位朱筱戡，他的父親是我學詩的老師，現在有一本詩集出來，還是我寫的序，這個資料沒有給你帶來。當年他是名學者，我講真的，學詩我是跟這位朱味淵先生學的，就是朱筱戡的父親。這位名詩人的學生裡頭，我是年紀最小的一個，另外有在台灣作過副總統的陳誠，在台灣作過司法行政部長的林彬，還有很多名教授，我是最小一個。我跟這些同學，年齡相差幾十年啦，還有朱鏡宙（章太炎的女婿），後來在台灣曾住在我那裡。章太炎的女婿作過甘肅

的財政廳長，銀行的行長，都是名人，只有我不是名人，最小的一個。

我只跟朱先生學了一個暑假，我們家裡一班讀書的，包括我的表哥，就是王偉國的父親，他是讀師範學校的，暑假回來也參加。我們那個時候，都自動的請最好的老師在家裡補習，還是舊文化的觀念，就是私塾。我父親就告訴我，我表哥家裡請朱先生來教，問我去不去啊？一聽朱先生大名，當然去啊。我那個時候是小孩子，朱先生詩很好，他每天教完了，講講寫詩寫字。我一聽他讀詩，就喜歡聽，又很難過，就是滿腔悲涼，悲觀的味道。他那個念詩的聲音，我喜歡站在窗子外面聽，就那樣就懂了詩的道理。我從小就會作詩了，因為詩學淵源是從朱先生學來的，我沒有問過他怎麼樣作詩，就會了，平仄音韻都會了，一個月時間只聽幾次他念詩懂了的。所以詩詞韻文，如果不懂念詩的方法，光是看看讀讀，詩是作不好的。你（指王學信）會作詩，但你有沒有聽過老前輩念詩？中國人各地都有念詩的方法，你們那裡是怎麼念法，讀書

朗誦過沒有？

王：我聽過，范增他很喜歡吟誦，悲愴、激烈、很有感覺。他是江蘇南通人。

我們以前所謂讀書，當時就是那樣方式背的，無所謂後來所謂的朗誦啊，吟詩啊，那都是文人加上的。我們小時候讀書就是頭搖起來大家一起背，吟誦來的。所以詩與詞是韻文，必須從吟誦入手，如果不從吟誦入手，作起詩來，那個音韻會很差的。所以這兩首詩，是小的時候留下來的。

## 十七歲的轉變

李淑君：老師我補充報告，我剛才從民國七年一路翻下來，就是在民國十四年開始北伐。民國十五年，老師七八歲的時候開始清黨。到了十七年的時候，差不多老師十歲的時候，政府宣布訓政時期的約法。到了民國二十一年的時候還在打擊共產黨，同時提出來「攘外必先安內」，也就是老師十四歲的時候。到了民國二十三年，就對共產黨員發一個宣言，給他們一個自新的機會，所以從老師出生，一直到老師十六七歲，都是在打擊共產黨的時候。

對，你提起這個我要補充了，自修讀書，我已經到了十七歲了（一九三四），這個階段我怎麼辦呢？應該上高中的階段，我想啊，上學很浪費時間，我就託我的叔叔，到溫州把那些中學的課本給我買來。

他說不行耶，有些西洋的功課，那要老師教的，什麼化學啊，物理啊。我說不管啦，你給我買來，那要好幾年讀完，我花幾個月統統把它看完嘛，免得浪費時間。

到了十七歲的時候啊，我就給我父親講，我非出門不可了，要出去了，那個時候已經《三國演義》之類的都看完了，都開始研究《孫子兵法》了。父親就罵我：「你瘋了，為什麼讀兵書啊？」我說這個天下，不帶兵統一天下，這個時代就不屬於我了。他說你瘋了，神經，不要搞這個事。這些什麼《孫子兵法》之類的，都是偷父親抽屜中的錢去買的。因為我手很小嘛，伸進去一抓一把，送給叔叔讓他到上海，到溫州買書。那個時候叔叔很喜歡我，也愛抽鴉片，當然你抽鴉片儘管抽，只要把書帶來給我，他就給我買來了。我父親說你這些書哪裡來的？我說叔叔那裡借的，父親說：「他怎麼懂這個啊？一定是你叫他買的。」

那個時候因為我說非出門不可，而我父親說最好不要出去，沒有

意思，他就寫了一個字叫我認，他說這個「峯」，山，水，土，是什麼字？你讀書自己認為很了解。我說這是古文寫的「地」啊，古文的天地那個「地」。「對了，你認得這個字很好啊，走遍天下不過是山水土而已啊，何必跑出去呢？」最後他沒有辦法，所以在十七歲的正月趕快安排我結婚，就這樣結婚了，就是找我的表姊，她比我大兩歲，正月結婚，所以十一月就生孩子，很快，現在我大兒子在家裡，五十幾了，比勳偉大一點，勳偉還年輕。

我還是要走，這一下，剛才淑君報告的，這個階段啊，日本人打東北，東北馬占山起來組織義勇軍，跟日本人打。我十幾歲聽到這個消息，就準備到東北參加義勇軍。可是呢，馬占山的義勇軍啊，沒有好久就沒有了，溜光了，溜到蘇聯，所以我也沒有走成。現在你們不要給我加什麼愛國報國名辭，反正年輕人就是一股衝動，沒有什麼愛國報國的，就是自己想成英雄。這一下參加義勇軍也沒有機會了。

其實我就是要出來看看外面，蔣老頭那個時候是蔣委員長，在江西勦匪，我就跟我一個表哥，兩個人出來到江西，先從浙江到上饒，為什麼呢？我父親有一個同鄉，年輕的時候很窮苦，很笨，家裡沒有錢讀書，我父親給他讀書。我父親常告訴我，這個人姓葉，黃埔十期的，年紀比我大。但是我父親說讀書勤能補拙，葉際豪那麼笨，但他晝夜努力。那個時候家裡沒有電燈啊，天亮母親起來煮飯的時候，自己在那個飯竈的門口，藉那個火光來讀書，勤勞晝夜讀書。當時他正在那裡當營長還是團長，是勦匪這個階段，打共產黨。

我說我找他去，就跟我表哥兩個人行李一捆，投軍啦。我到了江西一看，到了上饒，他剛好出去打仗了，他的本部，營本部還是團本部，我記不得了。幫他做事的書記，看我們是小朋友，就問我們來幹什麼？我說我們想當兵啊。他說在家裡那麼舒服，當兵好苦啊，我在這裡都苦死了。

我到了江西一看，真的是滿目瘡痍，國民黨打共產黨，共產黨打國民黨，那個土牆上到處都寫蔣委員長是中華民族的救星，這些標語很多，我一路看，一路很生氣，他怎麼夠得上算是中華民族的救星？救星應該是我啊！這是真的心理，給你講我年輕傲慢的話，那毛澤東當然也不是救星啊，心中已經起反感了。所以我在他營團裡等他，等這位黃埔同學，等了兩天，他勦匪沒有回來。我跟我表哥講，回去，回去，這種地方，這個仗打不勝的。我表哥說你也沒有當過兵，也沒有帶過兵，怎麼曉得打不勝。我說我讀了《孫子兵法》，天下大事都懂啊，我說打不贏的，回家了。所以沒有幾天就回來了，我父親說你怎麼去了又那麼快回來了？我不講話，他晚上再問我，我說那個蔣委員長帶這些人打共產黨，搞不好的。「嗨！你小孩子亂講，你不懂。」父親說。

那時候對武功，練身體很有興趣。蔣老頭子一邊準備勦匪，消滅共產黨，所謂「攘外必先安內」，然後才準備打日本。後來我知道他內

心的痛苦，所以提出來攘外必先安內。全國準備對日本抗戰，但不敢宣布，就提出來一個口號，要先使國民自強，於是蔣在江西提倡「新生活運動」，因為看到國內一片爛，國民沒有道德，沒有秩序。

## 國術館的日子

這時中央已經有成立多年的中央國術館，張之江是館長，各省都準備成立國術館，浙江成立的國術館是蘇景由作（副）館長，一個文人。國術館就是練武功的，是訓練員專修班，培養教育有文有武（國術）的人才，訓練兩年以後出來，分發到各縣市作國術館館長，訓練老百姓，提出兩句口號，「攘外必先安內，強國必先強種」，就是優生，要強種必先把國民體魄練好。

第一期已經招生過了，我去時碰到第二期，有一個第一期的學生回來，姓包的，我們同鄉叫他包天，後來我們叫他膽大，膽大包天。他回來就告訴我有這個機會，他說這樣好不好？你反正文學都夠了，先不要進大學讀這些，你也來參加第二期。我說這個學出來幹什麼？難道武功

練好，將來沒有飯吃上街打拳頭賣膏藥去嗎？他說你不要亂講，這是國家的政策，國術訓練培養出來，派到各地作教官，把國民的體魄練好。我說這個好玩，也可以練拳。一天要練多久的拳？他說每天八個鐘頭都在練拳啊。我說有沒有文課啊？他說有啊，還要歷史、衛生，什麼都要懂得。我說這個玩意我可以去嗎？他說可以啊。我說學歷呢？初中到高中畢業都可以。我說那我去怎麼說呢？你嘛，同等學歷就行了。我說我怎麼行呢？有辦法，我們都知道你。我說真的嗎？

我不敢告訴父親，他一定反對，要讀書嘛好好讀，怎麼去學打拳頭賣膏藥的事情，可是我的興趣大得很，因為武俠小說看多了。於是就跟朋友們同學們偷偷借錢交學費，不向家裡拿錢，就跟包天去了。一到這個地方報到，馬上考試，只寫了一篇國文，那個主考的人說下面你都不要考了，看你這個文字，其他的大概都行。誰知道我其他的都不行，就這樣被錄取了。所以兩年在那裡練習國術，這個裡頭就多了，什麼南宗

北派，什麼少林，十八件兵器，包括蒙古的摔跤，我個子又小，就拚命練，早晨五點鐘起來就練拳了。

這裡還有老的老同學，還有二三十歲的，書讀得很好，都是想出來，可以作官的。出來就是教官啊，而且都是官長。有一個傢伙，身體架子也不行，打拳也不對。我們在宿舍裡他睡上鋪，我睡下鋪，他年齡差不多三十了，很瘦，還冒充二十幾歲，我還只有十幾歲。他就每天捆一捆筷子，紮得很緊，每天早晨起來啪！啪！啪，打膀子幾百下，就是這一手。我說你練那些有屁用啊，不是真功夫。他說憑我這個樣子只能夠練這個。畢業以後，他真作了金華國術館長，我還經過那裡看他。我問他這裡有沒有武功高的人？我曉得他是最差的嘛，他說有啊。我說你當館長，如果那些有武功的人找你比試呢？他說我憑這一手他就完了，他們棍子打過來，一下棍子就斷了，他敢動？

他說你來就好了，我說我不幹這個事，我只想練武功。因此所有的

武術都練，包括各門各派，我到現在都丟了。那個時候這樣一碗飯，一餐吃八碗，加上一盤肉，吃完後不到二十分鐘，就上課練功了。我還加上晝夜自己也練，而且晚上補習英文，還讀書，很辛苦啊。可是身體很好，所以飯吃八碗，一個鐘頭兩個鐘頭肚子就餓了，不像現在一天吃一餐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日本人開始動了，我也正好在這個地方畢業，還有呢，在這個階段是很努力，很辛苦，自己補習功課，白天練武功。然後我想到北京讀北大或者清華，杭州也有幾個好的大學，像之江大學，都很有名，我也找到關係去聽課。尤其講到中國文化，那些教授上課，我就找商務印書館出的一套《大學叢書》，所以我有錢就買《大學叢書》，航空學也看，航海學也看，反正你大學有的東西我都要看，什麼物理、化學，我一竅不通，不通也要看。就是李宗吾講的《厚黑學》，有孔也鑽，無孔更要鑽，越不懂我越要鑽，找些懂的人問問，大概都有

點影子。所以把《大學叢書》都研究了，這個時候日本打過來了，先從上海打過來。

到這裡為止，我所說這些不過給你作參考罷了。



## 二、青春的狂想



## 十九歲的教官

我們繼續昨天的，應該是我十九歲那一年，虛歲為二十歲。

李淑君：民國二十六年（1937）年，就是抗戰那一年。

開始日本人準備打上海。那個暑假就是我要畢業的那一年，浙江國術館第二期，我有幸成為第一名啦。這下子準備跟日本人打仗了，這個時候全國成立暑期訓練中心，尤其是江浙兩省，開始收學生了，浙江開始把學生暑期集中訓練，準備打仗，不過對外還沒有宣布，非常怕日本先發動。

這個時候正好那個總隊長，就是後來作過台灣省長的黃埔同學黃杰。當時他當學生訓練總隊長，要鍛鍊學生體魄，就要求我們去作國術訓練的教練。但是有個條件，沒有文化，不懂學理的不行，當然第一

個就商量，要我去作教官了，所以我十九歲就作了教官。學生大概兩三千，我個子又小，其實我心裡很不甘願，什麼都不幹，去作一個國術教官，好像《水滸傳》那個豹子頭林沖啦，就是這個玩意。後來寫信給家裡講，就是作個豹子頭林沖，就是總教練啦。我個子又小，下面學生有些高大得很，第一次上台，威風凜凜的，叫全體立正以後，其實我站在上面兩個腿還是發抖的，那麼可怕。這是這一段開始。

接著抗戰起來了，我要畢業了，畢業就分發，應該派到外面去作館長，作教官，我就不幹這個玩意，我本身只喜歡練習，誰來玩這個事情。那麼中間一段，後來到軍校這些都暫時撘下了，那是民國二十六年，日本人在上海已經快要發動戰爭了。我一輩子有一個莫名奇妙的事，畢業以後官也不要作，教官也不要作，想到北大清華嘛，但北方已經不行了，當時的情勢非要作軍人不可，非要帶兵不可。這個國家啊，這個世界，只有兩件事，要有權力，有兵權在手，再不然有全世界的財

力在手上，才能安定，除了刀跟錢以外，都不行。這是我那個時候的看法。

但是沒有想到日本人那麼快動手，我一想，上海已經有危機了，也不回家，想到四川去，實際上到四川的目的，還是對武俠小說的迷戀，想到峨嵋山學劍仙，找神仙，學成功了以後，兩手一指，一道白光到了東京，把天皇，把東條這些腦袋都拿下來，仗就不要打了，日本飛機一來只要一道白光，就完了。這個幻想也曉得不可能啊，但還是決定到四川。當時在杭州一班同學老師們啊，都說，那個四川是不毛之地，你去幹什麼？中國好大的地方，你的前途無量，國家馬上需要人起來抗戰啊。我說你們不知道，我非走不可。所以暑假以後，我記得是八月間吧！大家笑我瘋了，我也不好告訴人家是想去那些奇人異士，去學些特別的。就揹著行李走了。等到我一動身啊，上海已經靠不住了，日本人打來了，杭州已經開始逃難了，我坐上火車回頭一看，錢塘江上逃難

的老百姓，擠不過橋的，整個橋都是，可是我已經上火車了。火車一路到江西，然後在江西一路走，想要去拜訪龍虎山，看張天師那裡有什麼稀奇的玩意。到了江西一看啊，不行，報紙上看到，上海已經失守了，杭州也危險了。

李淑君：十月上海撤退，十一月遷到重慶。